

联手治霾,我们已无退路

郝洪

今日论语

各地两会密集召开,“治霾”毫无悬念入选热点话题榜。

北京承诺到2017年大气污染治理PM2.5投入将高达7600亿元;江苏省政府2014年的一号文件聚焦“治霾”,计划到2017年实现空气质量明显好转、细颗粒物(PM2.5)浓度下降20%;河北省省长则立下军令状,钢铁、水泥、玻璃产能新增一吨,党政同责,就地免职;上海正在研究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办法,考虑将应急预案中的相关措施作为强制性的条款写入其中。

从7000多亿的投入力度,到地方一号文件、省长军令状、地方

立法,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各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步伐一致、同仇敌忾。雾霾不分南北、无关东西,更不辨贫富贵贱,中国人大抵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体味到“同呼吸、共命运”的深意。

得“感谢”PM2.5,正是这个肉眼看不见的小小颗粒物,推动了中国环境治理的沉重车轮。让我们意识到,在改善环境问题上,除了区域协同、联手治理,我们已无退路。

在环境治理上,区域共治一直是个难题。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没少见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纷争。尽管有诸如联席会议一类的区域协调机制,但治理效果并不明显。近年来,由于民众对环境权益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区域更多从本地经济利益和政

治利益权衡,在环境问题上的邻避效应愈加显现。

雾霾的直接教训是,环境污染非一城一地之事,空气无法阻隔,建立科学、有效的区域协调共治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在雾霾治理上,北有京津冀联合治污协作计划,南有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协调机制。就在两周前,五部委联合沪、苏、浙、皖四省,出台《长三角区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具体提出了十个方面的联合行动。但从目前这两个协调机制来看,区域的联防联控主要集中在一般信息沟通层面和末端治理上,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政策,尤其缺乏共同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法规的支持。

比如环境考核和责任追究制

度。根据《环境保护法》,跨行政区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政府协商解决,或由上级政府协调解决。但在GDP考核驱动下,跨区域环境治理往往陷入“公地悲剧”——每个区域都知道环境污染的严重性,但都对生态环境恶化抱观望态度,“一地污染,周边遭殃,利润自得,成本均摊”。

在各地两会热议雾霾的时候,网上关于“雾霾”的调侃也上榜排行,“厚德载雾、自强不息、霾头苦干、再创灰煌”,城市精神口号被网友用于自嘲当下的生存环境,也道出了民众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问,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我们究竟是要什么?

我们期待,“治霾”不再登上各地两会的热点话题榜首。

新民随笔 光标需要一只鼠标

高兴

今天,要说的是陈光标。

《朱子家训》中说,善欲人见,不是真善。只是在中国,这年头,行善的人不算多,施善的过程又不够明,才会红了个陈光标。之前,很多人大概和我抱有相似的想法:如果陈光标高调行的善可为他沽来“名”、约来“誉”,且借这“名”与“誉”,他倒还是在行善,不妨就让他沽点、钓点。

于是,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陈光标在网上红得不得了,但传统媒体似乎总是留着一手,他们既希望陈光标继续行善,希望有更多陈光标出现,又不愿意替一个“不是真善”的家伙搭建一个“正规舞台”。

陈光标在中国做过的种种匪夷所思的行善方式以及表现出的爱国情怀,虽然有娱乐化倾向,但总算还是“正能量超过了负效应”。

而年初去美国高调收购《纽约时报》,则成了“标哥”的滑铁卢。他那张英文名片上的“中国之最”们,被当作笑料。更令人汗颜的是,标哥简单以为拍出10亿美元,就能让《纽约时报》像中国的学生英文报那样来个双语新闻,发点中国好声音。其实,他连最基本的收购中的“技术问题”也没搞清……

美国所有主流媒体都没有对此事发一丁半点声音。也许在他们看来,陈光标与新年涌进美国百货公司疯狂购物的中国大妈没什么两样?也许他们最大的疑问是: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中国最有魅力的慈善家”“中国的道德领袖”?

这几天适逢地方两会。据报道,作为江苏地方两会代表的陈光标,似乎受近来“多重利空”打击,不像以前那样愿意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了。此外,媒体似乎也开始掀起新一轮“起底陈光标”的行动。

其实,个人觉得,在中国这篇有关“中国梦”“民族复兴”的大文章里,不是没有陈光标与其企业的位置。只是具体在什么地方展现出来,怎样展现,值得陈光标好好研究。最土豪的方式,在中国特殊的社会阶段与媒体形态中,可能存活一段时间,但长此以往,这样的方式不但会自伤,甚至可能伤及中国慈善事业与国家的整体利益。

陈光标现在急需一只鼠标,尽快切换到他应该在的位置:认真踏实做企业,低调热心做慈善。赢得口碑,而不是口水。

新民新语 意外的举报

孙佳音

“我们作为嫣儿的父母发起这个基金是有感而发,没什么了不起。”嫣然天使基金诞生的前夜,李亚鹏曾在博客写下这样一句话,虔诚而悲悯。七年来,几乎无人怀疑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善良,直到一个月前被实名举报。有点意外。

更意外的是,细细梳理举报内容,似乎言之凿凿。抛开救助统计中惊现“包皮过长”“包茎”等项目与治愈“唇腭裂”定位相差甚远的质疑;撇开北京市民政局就李亚鹏兼任书院中国基金会法人不合规,“责令限期整改”的事实;也姑且信过红十字基金会官网披露的“嫣然”审计报告,尽管只有薄薄一张收入支出情况表,连起码的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都没有,很是简陋。篇幅所限,就来聊聊“医院”。

在“嫣然”曾经的八家定点医院中,有一家四川西婵整形美容医院,据其百度词条介绍,最拿手最特色的手术科目是“玻尿酸丰胸”。2007年8月这家民营医院由于违法发布医疗广告,遭到四川省卫生厅严厉查处,被“吊销有关诊疗科目”。离奇的是,9月“嫣然天使基金经过多方考察比较”,确定其为合作医院。

定点中还有另外三家民营医院,分别是北京伊美尔整形美容医院、青岛伊美尔国际医院、济南伊美尔明仁医院,均隶属于“伊美尔”美容集团。如果说“伊美尔”曾成功打造“中国第一人造美女郝璐璐”只算一条花边新闻,那么其集团董事长汪永安、副董事长李缤、唐越与李亚鹏并列作为“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创始董事和法人,则让红十字基金会两周前的背书有点尴尬,官方声称医院建设的资金全部来自“嫣然天使基金的定向筹款晚宴”,这显然与“董事投资”大相径庭。

这真叫人意外——我不是说李亚鹏放养成本更低、能救治更多患儿的与正规公立医院的合作方式,和专业隆胸的整形美容医院高层一起筹建慈善医院,而是说这七年来“嫣然”招标暧昧却未曾受到质疑,收入过亿但拿不出一份像样的财报,居然每年还能顺利通过审计——原来,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公益组织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设依旧滞缓,两年半过去,仍然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和惩罚机制。

慈善不公开不透明,想来任何“意外”也都算不得意外了。

治理“会所歪风”不能止于赶出公园

新民网论

据媒体报道,杭州继1月16日关停西湖会、莲庄、听涛居、抱青会馆、柳莺玖号等5家会所后,17日又关停位于西湖景区内、在未来一周内,杭州还将关停西湖景区内的另外30余家高档会所、会馆类高档经营场所。对此,绝大多数网友赞成还湖于民。

在商业浪潮中,一些私人会所和高档娱乐场所“盯”上了公园、公共景区,公共资源被一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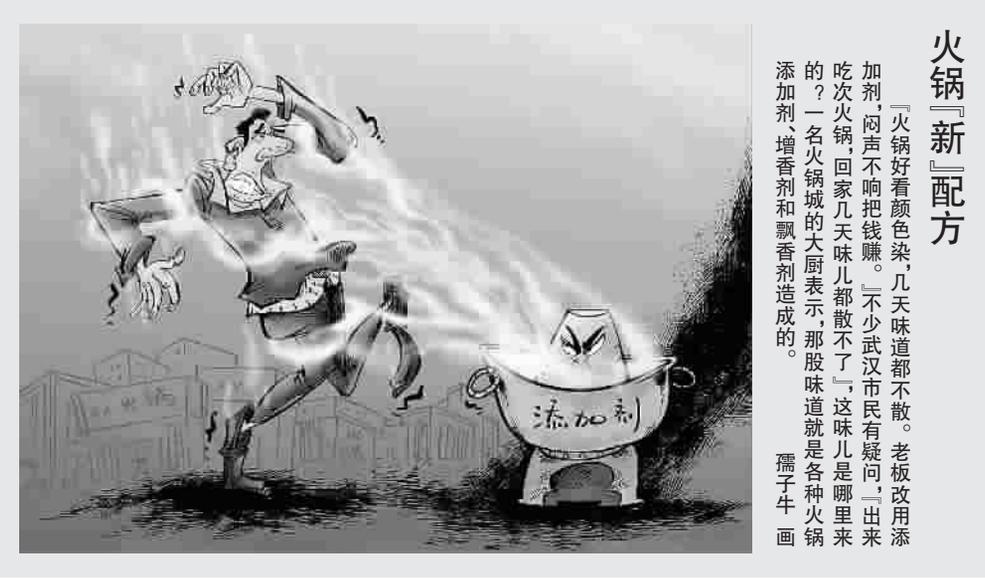
“瓜分”。整治“四风”伊始,在治理“舌尖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的背景下,一些公园、景区内隐蔽地带的高级会所,仍然车水马龙。如今,北京、杭州等地积极作为,关停公园、景区内的会所,公众自然拍手称快。

2006年,建设部颁布执行的《国家重点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国家重点公园的功能,不得侵占国家重点公园的用地。去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重申,严禁在公园内设立为少数人服务的会所、高档餐馆、茶楼等。

但是,一些地方并未真正清理公园里的非法会所。

将公园、公共景区还给公众,整治“会所歪风”,让隐蔽的权钱交易少了一块生存土壤,无疑是好事。但是,会所搬出公园后,会不会“另辟蹊径”呢?就像去年年底,中央连续多条禁令之下,网络交易却成了某些人送礼腐败的“好去处”。因此,除了将会所“赶出”公园之外,关键在于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陶功财 全文刊新民网,网址 www.xinmin.cn)



自由谭

据本报报道,上海市实验学校校长徐红最近有点“不爽”。她十分看好的一名高三“奇才”,却不能达到沪上某著名高校自主招生的“标准”。这名在文史哲方面已经展现出较强研究能力的学生,因为没能过笔试试关,连一次面试的机会也没能得到。徐校长因此质疑现行的高校自主招生。

无独有偶,在“北京大学2014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信息公示”中,广州有3所中学推荐的7名学生在列,有记者浏览7名学生的简历发现,他们均是全面发展、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学霸”“考霸”,并未见到“偏才”“怪才”。浙江媒体称浙江

走偏的自主招生

胡乐乐

的情况亦如此。这就不禁让人担心现行的高校自主招生与传统的高考选拔人才没有实质性区别。

教育部2003年推出自主招生时,政策本义是让试点高校通过自主选拔考试,选拔出具有“一定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教育部2012年进一步明确,所谓“学科特长”,即是坊间一般理解的偏才、怪才。然而,试点高校通过自主招生所招收到的学生,大都是全面发展的——往往不是省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就是各种竞赛的优异者,并且各科考试成

绩的总排名还是全年级前几名。

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自主招生政策如此走偏的原因并不复杂。站在中学校长的角度来看,既然是校长实名推荐,那么为了确保被推荐的学生能够入围、夺标,不浪费异常宝贵的名额,肯定会采取最保守的方法,比起怪才与偏才,学霸与考霸被名校录取的保险系数肯定更高——这当然与试点高校实际上的选才标准密切相关。

公允而言,这也不能完全怪高校,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客观上的确缺乏怪才与偏才。现行的基础教育模式就像工厂

流水线加工,在统一型号的“模具”面前,偏才、怪才就是“不合格产品”,很难通过下一关。长此以往,当然就会早早把偏才、怪才扼杀在摇篮之中,不给他们自由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因此,既然确实匮乏怪才、偏才,那么高校在自主招生时,就不得不转而又大量招录学霸、考霸了。

高校自主招生接下来应该如何走——既要保证公平,经得起公众追问,又保证将自主招生政策本意落到实处,现在来看,着实是一个难题,需要各方认真思考,完善制度设计,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明知走偏也将错就错。在无法确保有足够数量的怪才与偏才可供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招录的现实情况下,自主招生的名额是继续维持现状,还是增加或缩减,着实需要重新思量。自主招生已经走过11年,现在是时候深入反思了。